

在臨冬時，趁着寒風還未襲。我把握機會，來參觀這超過百年歷史的大館。中環附近都是人來人往、車水馬龍；而古樸的大館則為繁華的都市添上一點清涼。

秋風「呼呼—」地吹，我走進大館，大館因為經歷時光的磨練，從以前的熱鬧變為現在的寒酸，前來參觀的人也是少之又少。整個大館主要由灰色和棕紅色構成，牆壁上的紅磚及窗上的黑邊都是大館的特徵。

首先，我走到零一座警察總部大樓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曾經放置在此的「虎頭標本」及地上的希臘回紋磚，充滿了歷史價值。

接着我沿着狹窄的小徑走到中央裁判司署。中央裁判司署建於一九一四年，歷史悠久，分為三代建築：第一代法院在威廉堅上尉的監督下建於一八四一年，是一座附有囚室的法庭；第二代則在不久後的一八四七年建成；第三代則是活化後現在的模樣。旁邊這條樓梯也別有歷史價值，它看起來蜿蜒又狹窄，與普通樓梯大同小異，那又為何這麼特別呢？原來它不但是一條歷練滄桑的樓梯，更與當時轟動一時的案件—葛柏貪污案有關。在一九七零年代，一碗雲吞麵只是八毫。而葛柏被揭發涉嫌貪污，並坐擁四百三十萬元的財產。他不但沒束手就擒，反而逃到英國。直到一九七五年才被引渡回港受審，並經這條「無辜」的樓梯走到法庭受審。看來這條樓梯還要感謝葛柏使它「流芳百世」呢！中央裁判司署現有兩層，上層是中央裁判司署最引人入勝的法庭，下層則是地窖。復修後的中央裁判司署像重新活過來一樣，不但把這裏「起死回生」，連事物的原真性都復原了，甚至連原來司法和權安象徵的特徵都被複製得完美無瑕。踏入一號法庭，咦？為何與平時的法庭不太一樣呢？原來在一九七九年結役後，法庭曾被重新設計，並用作其他用途。遊覽完中央裁判司署後，便繼續旅程。

走馬看花，穿過監獄長樓，我接着便來到域多利監獄B倉。B倉建於一九一零年，曾是保安級別最高的囚倉之一。我就說怎麼忽然被烤熟了，其實是為了保留當時的感覺，所以復修的B倉也沒安裝空調。B倉單是走廊就狹窄得寸步難行，何況是更小的囚室。首六間囚室呈現了往日囚犯的生活面貌，有懲罰犯人之地、有供人更生之地，裏面絕對有人滿之患，還有囚犯爭取權利的昔日事件。它們是一間間時空穿梭的囚室，帶我回到百多年前的域多利監獄；而後四間囚室則

是空置的。當我踏入其中一間囚室，眼前忽然一黑！「啊！」嚇得我魂飛魄散，原來漆黑一片是為了讓我們體驗昔日囚犯的生活環境。由於監獄通常有三名囚犯，因此囚室內設有很多設備，有一張單人床，有一張雙人床，還有兩個分別是紅色和黃色的膠桶。觀賞完B倉後，我繼續馬不停蹄地來到同樣是域多利監獄之一的D倉。D倉有一百六十多年歷史，原來是一座「放射型建築」，鳥瞰的話就像一個半米字型的方塊。現在，它通體呈白色，就像剛剛被大雪蹂躪一般，潔白得使我不敢相信這是一座百多年前的建築。牆上也沒過多裝飾，呈現出以往監獄的樸素和整潔。以往的D倉都設有「水飯房」，顧名思義，是指囚犯每餐只獲分配清水、麵包或白飯，後來被廢除了。我走到最頂層，這裏是監獄操場，廣闊得連一千隻大象都能容納。以往這裏是囚犯的「快樂」地方，同時，如有突發事故，囚犯都會在此集合。繼續走到藍閘，咦？為何藍閘是綠色的呢？原來最初它是藍色的，後來才被塗上綠色。

遊覽完整個大館，它令我流連忘返，直到落日西山才依依不捨地回家去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域多利監獄的囚室。那裏即使沒有空調，也非常窄小，我無法想像囚犯如何在那裏生活，它是度日如年的人間地獄。我很高興有機會參觀大館，了解關於香港的歷史文化和古蹟，希望下次能再去。